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四

僖宗皇帝

己亥乾符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高駢

遣其將張璘梁繼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徐州人畢師鐸宛句人李

罕之項城人等巢遂趣廣南

夏四月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

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為荆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李

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隋置今湖南長沙縣是以拒黃巢係嚴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鐸以其家世良將故

奏用之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節度使李迢死之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

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

巢率府率唐置左右衛率府各一人掌東宮兵仗羽衛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陷之

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

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于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遮

許、大庾嶺即梅嶺、注見前、梧州、唐置、今廣西蒼梧縣等地、昭州、亦唐置、今廣西平樂縣等地、永州、隋置、今湖南零陵縣等地、餘注並見前、

冬十月以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周寶字上珪、平爲鎮海節度使

綱目于是條提綱高駢爲淮南節度使下不書周寶爲鎮海節度使而書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考唐書崔安潛傳乾符初安潛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又高駢傳駢自西川徙荆南再授鎮海是安潛之領西川在高駢徙節鎮海之前不在是年也提綱所書似安潛于是年始受西川之命與本傳不符今依通鑑書周寶爲鎮海不書安潛爲西川再考通鑑是年三月有記安潛置黃頭軍事綱目移載于此今

補注子後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條目

黃巢陷潭州遣其將尙讓偪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兗州人作亂黃巢在

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

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係奔朗州遣尙讓進偪江陵衆號

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漢宏

大掠北歸爲盜後數日賊乃至漢宏尋寇宋兗遂掠申光、詔諸道兵討之漢宏乃降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于荆門注見前黃巢趨襄陽劉

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晷合兵屯荆門關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

全晷逆戰陽敗以誘賊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

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

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晷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

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

今江西鄱陽縣等縣

信饒等縣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十二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

屢破賊乃復以攜爲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庚子〕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

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

至內侍省賜死

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于音律諸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笑而已

改楊子院爲發運使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商賈貨

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于饑寒獨富戶商賈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

安潛先爲忠武節度使

田令孜爲

其兄陳敬瑄

令孜本姓陳氏冒宦者姓爲田敬瑄素微賤爲餅師

求兵馬使不得旣而安潛代高駢鎮蜀

蜀兵怯弱安潛募陳許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皆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浸強

敬瑄因緣令

孜得隸神策

累遷大將軍

至是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

及其腹心楊師立王勛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

籌卽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川勛鎮興元

以鄭從讜

字正求，餘慶之孫，乾符五年九月，同平章事。

爲河東節度使。

河東軍屢亂。

乾符六年，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是年正

月，復亂，殺節度使康傳圭。

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從龜

字子良。

崇魯

字郊文，皆政會

七世孫。

趙崇爲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爲惡者，輒先覺誅之。

之知張彥球有方畧，本心非欲爲亂，乃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爲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

盧攜奏以駢爲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

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寵遇甚

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啟陳常爲所沮。

夏五月，以李順融爲樞密使，始降白麻，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

睦州，注見前，婺州，隋置，今浙江金華縣等地。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

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于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

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

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

復振，陷睦婺兩州，尋復陷宣州。

注見前。

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初，南詔遣使求和親。

事見前。

比使還西

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爲是。

澹以和親不可許，亦見前。

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

盧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爲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以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

中和初南詔上表款附後遂以宗女妻之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

唐縣今屬淮泗道

六合

即古堂邑隋置縣今屬金陵道

兵

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于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爲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巢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曷以六千人與之戰頗有斬獲以衆寡不敵還屯泗上以候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破全曷悉衆渡淮

李可舉

幽州節度使

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

蔚州節度使

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

鞏

鞏別部居于陰山鞏當割反劉友益曰達鞏始見此

先是李琢與李可舉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

討沙陀沙陀大將高文集以朔州降至是李克用引兵擊文集可舉遣兵

邀之于藥兒嶺

胡三省注在雄武軍西雄武軍注見前

大破之殺萬三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

死琢及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

達鞏

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鞏使取之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

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觀知無留意乃止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黃巢既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遂陷

申州入穎宋徐竟之境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

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

胡三省注言已欲問罪于朝廷與衆人無預也

京師聞

之大恐盧攜稱疾不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

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

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

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

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

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

以周岌爲忠武節度使秦宗權

上蔡人

爲蔡州刺史

初忠武節度使薛能遣

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會許州亂大將周岌逐能而殺之

時詔諸道發兵屯潞水徐州兵

過許昌大譟能慰撫之乃定時周岌亦引兵赴潞水聞之遽還襲殺徐卒以能待徐卒厚并殺之潞水注見前

自稱留後宗權託云赴難選

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是詔以岌帥忠武岌卽表宗權爲刺史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

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

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託關下今遣臣以二千餘人屯于關上而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院略口也、在潼關南、平時禁人往來、以惟征稅、謂之禁院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

其將喬鈴守之

以黃巢爲天平節度使 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以爲不可乃止及是復下制授之

以王徽字昭文、休從京兆人、裴澈子

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

責己乃歸罪于攜貶爲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爲相攜仰藥死

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

鳳翔博野

長慶初、李寶以博野兵三千歸京師、留戍鳳翔、名博野軍

援兵至渭橋見

新軍

田令孜所募

衣裘新鮮大怒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

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

壽王即昭宗餘無考

及妃嬪數人從行

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于灊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趨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于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

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尙讓爲太尉命朱溫屯東渭橋

溫潯山人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胡三省曰朱溫始此

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

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並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于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

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

幕客靳黈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聞者莫不泣收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尙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尙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車駕至與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

京兆萬年人

舉兵入援

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

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

太原祁人

與戰大破之遂入援黃巢之入

關也王重榮爲河中留後請降于巢旣而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于渭北

〔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邁字得聖王鐸同平章事

上次綿州以邁同平章事及至成都以鐸守

司徒復同平章事

時裴澈亦自賊中奔詣行在

二月加高駢東面都統

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詔以畋爲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

者並聽其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

黃巢遣尙讓帥衆五萬寇鳳翔

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于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于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龍尾陂在陝西岐山縣東

敕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友金克用族父也前與高文集同降及是代北

監軍陳景思帥之入援至絳州以賊勢方盛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

屯于崞西

崞縣之西也崞縣注見前

友金因說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

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

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來赴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宥州

注見前

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

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

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

復振及得政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

在不絕蜀中庫府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盤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譴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灞上詢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

即茱萸灣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亦曰灣頭

駢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

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竟不發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晏急召監

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于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卽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舍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

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

皆許州人王建

字光圖

韓建

字佐時

張造李師泰

皆許州人

龐

從

曹州人後更名師古

等

考異曰上書八部而下止有王

將之時

朱溫方陷鄧州

復光帥八都

以擊溫敗之遂克鄧州

胡三省曰王建始見此

王

王

六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

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讜閉

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

代留居代州

既而克用復寇蔚州

秋七月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從

駕諸軍無虛日不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

蜀軍客

從駕都頭

唐中葉以後

一節之軍謂

之一部其部帥呼爲都頭

以金杯行酒因賜之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

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

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

有問

琪曰琪生長山東

有功

征戍邊鄙嘗與黨項契丹數十戰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

乃自酌酒于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

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

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勳于廣陵

琪至江岸兵衆皆散

璘解印劍授之令審諸陳敬瑄且教之曰汝見陳公言郭璘渡江我以劍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陳公必據汝言懸榜安樂汝得厚賞吾家亦可保無恙也遂逸去敬瑄果免其家

殺左拾遺孟昭圖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

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年

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此黃頭軍亂陛下亦

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

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

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

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後周置今四川樂山縣是司戶遣人沈于墓

頤津在四川眉山縣東墓頤山下臨江津即玻璃江也聞者氣塞

八月感化牙將時溥彭城人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留後 支詳遣時溥陳

璠將兵入關討黃巢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

說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于

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遂詳歸朝璠伏甲于七里亭亭去江蘇銅山縣七里因名并

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留後溥表璠為宿州刺史尋殺之判溥嘗因食中毒疑

凝古父損為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史臺鞠之蕭遵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父損相去萬里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

以自立、損乃得免、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逆視、惟遵屢與爭辨、朝廷倚之、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

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眾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

唐制諸縣丞簿

尉以下有司功司戶諸佐

王潮

字信成光州固始人

及弟審邦

字次

審知

字信通

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

為軍正信用之

潮三省曰王潮事始此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及

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

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未必圖我也會駢使人約

寶面會瓜州

在江蘇江都縣南江濱有城為南北襟要地

議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為深仇駢留

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府

駢召董昌至廣陵錢鏐說

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為杭州刺史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

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眾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

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

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為鳳翔節度使

〔壬寅〕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 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

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

但領鹽鐵轉運使驛召崔安潛爲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爲司馬諸葛爽

青州博昌人康寔爲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三面都統以

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

二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 軍事一以咨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徧長安 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 在陝西富平縣涇

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

武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時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賣人爲糧以肥瘦論價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

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貢賦遂絕 駢好神仙寵信方士呂用

之用之引其黨張守一等共蠱惑駢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惟張先生可以禦之駢請于守一守一乃使駢衣婦人服潛于他室而代駢居寢中夜擲銅器

于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蠱血灑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之用之刻青石爲奇字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

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是後駢于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軍使置將吏如帥府又慮以兵

泄其姦謀乃言于駢曰神而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拜起纔竟已復引出由是用之

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六月蜀中羣盜起

先是邛州牙官阡能

有西劉夷姓

因公事違期亡命為盜踰月

衆至萬人橫行邛雅于是羣盜並起

羅渾擊句胡僧

各聚衆數千人應之官

軍與戰大敗

官軍恐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陳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繫虜以來不知何罪

既而峽賊

韓秀昇

唐書作故

屈行從以兵斷峽江路

即三峽之路

為盜陳敬瑄遣兵討之復為

所敗

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清井路不通乏鹽川長寧縣北產鹽今

敬瑄乃以押牙高仁厚

史傳不詳里系為都招討指揮使先討阡能等平之

仁厚獲阡能諫者溫言慰問謂曰汝歸潛語諸寨我明日且戰有能釋甲逆者當署

背為歸順字遂縱之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羅渾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擊窮而走衆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罪乃署降衆背令前驅過諸寨則大呼曰羅渾擊已降

大軍至矣因示以背字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謀決戰會前驅者至衆皆不應羅夫子自到衆挈其首縛阡能以獻仁厚出兵凡六日五賊皆平餘衆悉降明

年敬瑄復奏以仁厚為行軍司馬討峽路羣盜仁厚攻焚賊寨鑿沈其舟

賊精兵盡在舟中而資糧子女則皆在寨仁厚訪知之乃揚兵江上久之不戰潛遣千人直薄賊寨火而譟之賊率舟兵救火仁厚令善泅者鑿其舟皆沈衆惶懼多潰仁厚遣兵于要路遮擊且

招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

仁厚問狀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獨秀昇机上之肉惟所烹醢仁厚愀然械送行在

之斬

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初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

唐縣今仍之

人鍾

傳聚蠻獠依山為堡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

唐置今江西

而不能守傳入據